

湧

幢

小

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五

天文

帝車

五星聚

彗星

王李二生

雷電

祈雨法

藏冰

雪報

雪蓬

二則

蜀雪

二則

雪三色

望氣

節令

十則

月忌

二則

律灰

九州不同

西南寒暑

府州郡縣異同

五則

地名支干

地名訓義

五嶺

渡瀘

胸忍

息壤

息壤辯

編戶

柶船

二則

新豐南遷

洞天

三則

白路貫頂

火井

幔井見月

聖井

秦州井

井暑井脈

山池船

蝦池

石潭

峽嶺山洞

崇陽洪

石油

周公廟泉

溫泉

靈泉

甘泉

鹹水泉

第四泉

石穴水

品水 六則

石名

奔石

磬石

津石

石婦

娥石

醒酒石

五丁石

太湖石

二則

恠石

廟石

田州石

二則

南宮舊物

石碣

石箭石鯨

石光射人

石人賭錢

石青

文石

獻石

端溪石

社義立石

無字碑

癸巳碑

韓文公碑

汾陰碑

什碑起立

什碑生杏

勒石題名

禁立碑

詰龍浮碑

擲碑熄火

空碑

碑神

供御捲

白紬帳

人輿

二則

織錦劄

習套科禁

告示

京師老媪

施錢

湧幢小品卷之十五

湖上朱國禎輯

天文

國朝最重天文童軒以景泰辛未進士爲都給事中陞太常少卿管欽天監事考正曆法癸卯予告歸再起掌監事日食陳修省之要蓋公原占籍欽天監精於天文故也後改巡撫歷官南禮書卒贈太子少保嘉靖初南給事中華湘主事樂護改光祿少卿掌監事後以傳禁書出爲知州

帝車

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說者謂斗君象故謂之帝運
動不居故謂之車又古者造車之初有取於斗柄
下鐫龍角之象則所謂帝車者豈非因其象而名
之與唐有北斗賦王伯恂復爲帝車賦實一題也

五星聚

嘉靖三年五星聚於營室司天樂護上言星聚非
大福卽大禍聚房周昌聚箕齊霸漢興聚東井宋
盛聚奎天寶聚尾祿山亂占曰天下兵謀星聚營

室

彗星

萬曆五年彗星之異光芒數丈掃東南經歷斗女
凡三度觀者無不駭絕一曰蚩尤旗也嘉靖八年
亦有此異

王李二生

但調元江右人有高才鄉舉遊瓊州遇王某李某
講天文奇之謂爲異人盡得其說癸丑會試策第
三問偶及天文條對甚悉謂前代及 昭代諸名

家皆不足信惟海上王李二生可聘入修定其一
二場佳甚主試葉師相取爲會元定已七日矣閱
至此篇大驚批云如此荆棘之世何物二生乃妄
言又有妄信者公然筆之試卷遂致斥落然則此
生瓊州之遊豈非尋業對自阨其進乎故天下奇
異之事奇異之人在見者擇而用之不可胡行亂
說也

雷電

二月雷乃發聲聲發五日而始電電閃雷乃益震

此陽氣之以漸而張也擊石者始擊則先有聲擊而焚火乃出焉非二物也

祈雨法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貯水巨甕雜柳枝聚蜥蜴寢其上復以木固其泥封令十歲幼童環日夜鞭雨立至此宣城徐華陽尚書試於蜀中有驗人謂仲舒深於陰陽五行之說不虛矣

藏冰

南方冰薄難以收藏用鹽灑冰上一層鹽一層冰

結成一塊厚與北方等次年開用味畧鹹可以解暑愈病

雪報

春雪不宜過多若多則百廿日必有大風雨俗謂之雪報最傷農

雪蓬

黃哲番禺人字庸之有學行 國初聘入翰林應制當 上意尊出知東阿縣浪溪有怪物啖人哲爲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震一青蛟斃於水上人

稱精誠所感初北上時倚蓬窓聽雪詵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欣然自韻人稱雪蓬先生

余錄黃先生事時乙卯臘月廿七日在餘溪舟中蓋余誕辰在元日且屆六旬以病如徑山避之正大雪有感先生聽雪之題冷冷會心余嘗有雜記曰風來有影非塵也雪下有聲非珠也意亦如此然先生自東阿歸橫經受徒歲凡數百人又多名士復徵判東平坐註誤死余盡謝親友以文贄請

教者瞠目不答并絕意仕進人亦力擠且溺之決
不復然然則學遜先生而禍吾知免矣惟聽雪有
感欲作歌未能也

蜀雪

趙綸字廷言上海人進士爲內江令識拔趙大周
先生有善政民有利姪財手刃七人者給爲盜公
片言折伏衆驚以爲神蜀素無雪是歲雪盈寸又
蝗不入境粟一莖五穗士民刻石稱三異僅南京
刑部主事卒

迤南雪至少而吳元年二月昆明縣雪深至七尺
五寸

雪三色

神宗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有黃紅黑三色城中
屋瓦勿論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跡不知何祥禹展
二月廿六日時清明後六日也余掃先墓過唐榭
下雪珠濺入蓬窻甚巨鷁首頃刻可掬

望氣

吳元濟未破數月吳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

鼓牙盾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碗相交武陵告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亾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

節令

文皇時上元節午門張燈聽人縱觀示與民同樂之意庭臣有父母多奉之來觀上聞甚喜至加賞

賚十三年正月壬子燈山焚有倉卒不及避而死
者都督同知馬旺與焉 上甚惋惜時在北京
敕 皇太子修省凡各衙門追送物料悉皆停止以
紓民力

正統中每歲立春順天府別造春牛春花進 御
前及 仁壽宮 中宮凡三座每座用金銀珠翠
等物爲錢九萬餘 景皇卽位以明年春日當復
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陳訴言被兵之後人戶耗
減供辦實難其春花乞買時宜花充用從之

西湖志謂清明前兩日爲寒食琴操則曰前十日
一曰前三日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
不然及閏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焚重陽戌遇
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訛也

五月五日江南曰競渡陝西洋縣曰踏石

六月六日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甕盛之入黃瓜
一條於中黃臘封口四十九日瓜已化盡水清如
故可解熱毒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
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又宋
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
端午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爲端午也盧頊傳云
是夕冬至除夜又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
爲冬往往者冬除也則除夕亦不獨歲暮一夕爲
然也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爲七夕至今仍之
夔門有武侯八陣圖士女以七日遊此謂之踏積

八陣圖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
楊升菴謂在永安宮者乃武侯從伐吳防守江路
行營布伍之遺制非也此圖乃武侯應先主之召
入蜀時所布非伐吳也先主伐吳武侯未嘗從惟
臨終受遺托付又一到永安耳而說者謂孔明預
知先主敗走設此以迷陸遜未知果否

臘者接也新故相接故大祭以報成功也夏曰嘉
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

月忌

凡五月五日生者多不利其最著者如宋徽宗改
天寧節於十月十日遼懿德皇后改坤寧節於十
二月蓋亦因俗忌也以帝后之尊尚不能免異哉
異哉然則五國城之酷十香詞之冤又何尤於粘
罕乙辛耶

俗忌五月官曆不與焉此是正當道理不必言然
亦有可異者 太祖以閏五月十六葬孝陵果有
靖難之師建文一支灰飛不必言而 文皇之勞
苦亦已甚矣 英宗以五月二十七立 皇后錢

氏皇后遂多病無所出又七年英宗北狩后
在宮中伏地祝天晝夜不輟因而流濕折股又幽
棲南城者六年景王以五月十三就國尋卒無子
歸葬西山帝王如此而況民家則忌之未嘗不是
也

律灰

律管吹灰術甚微妙須用河內葭莩灰試之方驗
餘灰卽不動也

九州不同

爾雅九州冀州冀近也在兩河之間其氣清厥性
相近豫州豫舒也在河之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雍州雍壅也東據龍門河西距其氣蔽壅厥性急
促荊州荊強也又警也北據荆山南及衡陽其氣
燥剛強梁又南蠻數爲寇逆常警備也揚州揚陽
也據淮南距海直大陽位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充
州充信也越濟水西北至河其氣專厥性謙信徐
州徐舒也東至于海北至岱其氣寬舒稟性安徐
幽州幽要也自易水至北狄其氣深要厥性慄悍

岱之正東曰青州以青丘名東方少陽其色青其
氣清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曰營州以營丘名蓋今
遼東西之地也此爾雅之文上與禹貢不同下與
周禮又異禹別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是夏
制也周禮周公所作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
制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獨無梁并疑是殷制也據
此則爾雅又在周以前郭景純之序無乃未盡與
杜牧云冀州者以其恃疆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
已破冀其必疆大也并州者力足并吞也幽州者

幽陰慘殺也

西南寒暑

風土南北寒暑以大河爲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異如黔中則多陰多雨滇中則乍雨乍日粵中則乍暖乍寒滇中則不寒不暖黔中之陰雨以地在萬山之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也粵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淺陽氣盡洩故頃時晴雨疊更表葛兩用兼之林木蒼蔚虺蛇嗑吸煙霧縱橫中之者謂之瘴瘴宜也

獨滇中風氣夏不甚熱冬不甚寒日則單夾夜則
泉絮四時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刻漏
按之與曆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鎮日咸西南風
更不起東北冬春風刮地揚塵與江北同卽二三
百里內地之寒熱與穀種之先後懸絕星淵地多
海子似天造地設以潤極高之地亘古不潰不堙
猶人之首上脉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去崑崙伊邇
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
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

府州郡縣異同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彼此相冒各立僑寓名色至百餘州而郡卽帶焉隋并天下廢郡存州州卽郡也煬帝改州爲郡而州之名廢唐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州卽府也我明府州並存但州有直隸者有屬府者以此稍異

雲南自段氏改天水有郡之名胡元入主中國有

州之名我明始有府之名惟雲南縣則始于漢
各府地方其平洋曠遠自平陽府而外甚多至山
谷幽邃而又遼濶者莫如漢中府自鳳縣至白河
南北凡一千七百餘里東西一千二百餘里州縣
相距多或二三百里設官雖多勢不相及其地分
屬鄭臺于金州添設僉事控制尤易產藥甚多何
首烏有一顆至十餘斤者然枵落無味不堪用余
曾試之笑其大而無當也

金州謂秦頭楚尾余謂當作秦尾楚頭

古揚州山有會稽今分於浙水有彭蠡今分於江
右震澤三江五湖今分於蘇州亦猶烏程之分爲
一州六縣及宜與餘杭華亭之分爲松江三縣又
分嘉興也

地名支干

西安府南百里有子午谷有子午關杜詩故人今
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是也陝西西鄉縣有
子午谷子午水宜君縣亦有子午水慶陽府合水
縣有子午山廣東惠州有甲子門成都綿竹縣有

庚癸山福建福州有丁戊山汀州府有丁水有寅
湖德化有丁溪廣西桂林府有癸水陝西沔縣有
大丙山有丙水有丙穴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是
也湖廣辰州有辰溪辰水酉水酉陽大酉山小酉
山湘東王繹賦訪酉陽之逸典是也其源皆起於
漢之戊巳校尉

地名訓義

地名襍陽讀作藥陽蓮勺作輦勺隆慮作林廬蕩
陰作湯陰不羨作不郎平輿作平預宛甸爲宛甸

沙羨爲沙夷不其爲不基太末爲闕末番和爲盤
和烏氏爲烏支龜茲爲丘慈番禺爲番禺荔浦爲
肄浦陽夏爲陽賈如此類甚多此必有義未能詳
考也

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
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
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
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

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
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
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
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尉屠睢發卒五十萬分爲
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
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
鐔城在武陵之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南
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于此
侯考

渡瀘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爲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卽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爾沉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瑟部三程至雋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卽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卻據沉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卻也瑟瑟一作風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胸忍

漢地里志有胸忍縣顏師古注音劬誤也按說文胸腊挺也其俱反字既從句與地名何干通典作胸臆胸音如順切臆如尹切讀如閏蠡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劬則因漢志而誤也當從胸乃叶閏字之音胸臆蟲名夔州地多此蟲遂以爲名又謂胸臆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胸臆故地也辯文字與辯職方者宜知之古李

巽巖胸忍辯可謂互證考千古之謬矣

息壤

永州龍興寺有息壤椰子厚嘗記之謂隆然負磚
甃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爲堂也夷之而又
高凡持鍤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
疫勞者先死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耳土烏能
神其說甚正然萬曆庚辰餘姚蔣勸能分部永州
有要人冀攘此寺爲宅郡邑皆唯唯獨蔣特之不
與以此待謗罷官後數年地竟歸要人土功興執

役者八人一日盡死未幾要人亦卒宦永者貽蔣書曰使公早與之則向時彼已死無能害公矣聞者相共驚異按古籍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一卽此所云鮌竊以堙洪水者未知孰是觸者死前後皆符然則理誠不可窮柳以勞疫當之者亦臆說也而舊有詳爲辨者未知孰是

息壤辨

山海經云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

長若人之贅疣然是昧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
字云壤柔土也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曰
壤九章算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緩是息土
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二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
生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樹藝則曰壤土堅而
壤濡前漢書歐陽傳注梁益間所愛謂其肥盛曰
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拔其陳根擊其堅塊也
又漢令解衣而耕曰襄壤字從襄蓋耕治之土也
宋楊億當制於遼國書云隣壤交歡太宗以嫌于

糞朽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鮫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鮫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畝畝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編戶

縣有編戶一里者金州之平利縣是也然東至湖

廣鄖陽府竹山縣三百里南至四川夔州府大寧縣一千里西南逢縣一千三百里北至金州九十里東北至洵陽縣二百四十里中間遼濶乃爾大約皆谿山膠結而居民稀少也其景象亦可思已

楸船

戰國時楚項襄王遣將莊蒙伐夜郎軍至且蘭楸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及蘭有楸船楸柯處乃名其地爲楸柯楸柯繫船筏也

哀牢古姚州永昌郡當在滇今以廣西爲哀牢想

必有據

新豐南遷

嘉禾城東三十餘里鎮曰新豐塘曰漢塘相傳以爲漢新豐人遷於汴又南遷於此者

洞天

普安閭洞天下洞天之首

長樂縣有華陽洞洞庭山有林屋洞我湖有黃龍洞余皆得遊奇詭不可殫述惟林屋洞門下連塗淖遊者必臥板上拖入故進者絕稀

滌有秋山洞每天霖卽洞燥欲塵將大水飛瀑從
洞出頭高丈餘如足練老農視此覘旱潦

白路貫頂

泰山懸崖絕壑不可攀援處時有白路迤邐貫頂
而上蓋因風雨晦冥時獰龍求珠不可得怒抉其
石致然理或有之且不獨泰山也

火井

阿迷州有火井煙來水出投以竹木則焚卽有火
井以外火投之生燄光數里

幔井見月

宿遷縣西北馬靈山凡中秋遇月張布幔其上月光照井一無所隔餘日則否時有白氣冲出下必有異人不能測

聖井

陳高祖生我湖長興下若里其宅址猶存去太湖僅十餘里以東弁山爲案六水環注焉宅有井相傳始生時井水湧出以浴帝名曰聖井有紅羅浮出焉好事者屢爲去其翳蔽出之歸震川先生爲

今往視作亭于上勒銘焉

秦州井

秦州有天女縲絲井相傳董永行孝之所每蠶熟時井中有白草根長丈餘如絲又有度軍井泉雖淺常不竭汲且盡擊其欄泉復溢出岳武穆經略通秦領兵過此飲之不竭故以名元淮南王聞其異取欄置庭井中擊之無驗遂送還至今人呼爲聖井欄頭云

井署井脈

賈制使守楊州有黃冠持畫軸來見展之皆雲章
鳥篆不可識問之亦不應冉冉上昇足有紫雲急
拜禱曰已涉下界奈何不畱遺跡黃冠復下趨出
入后土祠井中因縋獄囚下視見一洞署曰玉勾
復使入則水漫不可尋矣蜀岡上禪智寺側有井
味極甘冽脈與蜀江相通有老僧洗鉢蜀江失之
從井浮出爲寺僧所得凡數年老僧過而見之驚
曰何緣到此脫衲衣贖歸

山池船

無爲州天井山頂有池出泉四時不涸弘治間池
偶湧沸流出一敞船船有蓬蓬有斷繩

蝦池

白蝦池在開化縣北金水鄉三十里余仁合家左
廣七丈深三丈清獻趙公朴嘗館其家後爲四川
制置使以白蝦遺仁合仁合朴雅不好玩弄置之
池內厥後生息不絕有求而他畜者其色變赤

石潭

安定縣後溪潭有兩石似龜或擊折一頭江水爲

赤數年又有五泥人卓立如人形知縣有清德則沙開成潭而泥人出若貪污則淤塞而泥人隱相傳吳定寔羅昌作令時潭深數丈餘皆填塞

峽嶺山洞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縣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釣得金鯉魚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萬人城南有標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叛州將來討夢神人謂曰見幡卽回及晃平回師山頂有挂幡焉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

化爲九童子泉遶涌出時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間
下爲大小水簾洞秦安期生隱處始皇嘗遣人訪
之或云子城東遺跡尚存蒲礪溪礪中產菖蒲一
寸九節食之僊

崇陽洪

崇陽縣北有崇陽洪兩山相夾中有三洪堪輿家
謂鑿山有利遂興工石工暴病歿乃止久之山長
復如故

石油

延安府延長縣石油出自泉中歲秋民勺之可以
燃燈亦可治毒瘡浸不灰木以火焚之有燄滅之
則木不壞

周公廟泉

岐山縣有周公廟廟有潤德泉在東北隅世亂則
涸治則出其出必有數日烈風雷雨弘治十五年
九月甲子雷風交作山澤震裂泉乃復出蓋不知
涸已若干年矣

溫泉

溫泉最多而驪山安寧爲佳驪山泉出有二穴朔
後出左穴望後出右穴澆田至五里外方冷煖水
灌禾必枯而此水無恙其泉清澈深五六尺毛髮
都鑑又水中蹲綠玉石坐而浴甚佳驪山泉出穴
甚熱到浴池正溫安寧出穴卽可浴然初浴覺稍
熱久之反溫新安黃山溫泉亦佳余嘗浴之正溫
雪天坐樓上望之氣空出如蒸雲泉當大嶺之下
販米者踰嶺而來弛擔就浴必百十人溷甚少鮮
卽清蓋泉出右穴流於左方也初出處手之甚冷

楊用修以硫黃實之恐未必然浴而有硫黃氣者
是也斯最下

靈泉

博平縣西三十里有靈泉一名泃管洞巨石甃成
六管三竅以洩暴水永樂九年䟽會通河其水遂
塞可見水溢不在彼則在此一會通河不但通南
北咽喉而天地之氣賴以節宣多矣

甘泉

京昌府在平縣西北有丁家岡出泉甘冽釀酒甚

美諺云荏平丁塊酒又稱曰酒泉余同年程肖莪嘗就岡下造酒以歸號爲天下第一余過訪飲之真絕品當與易州相配

醜水泉

萊州府濰縣有醜水泉在濰東三十里劉村地勢甚高平泉流數十步伏流于地他水在左右者皆淡惟此泉獨醜因甃爲池立祠祀之其地去海近豈一竇所通而然亦奇

第四泉

天下第四泉在上饒縣北茶山寺唐陸鴻漸寓其地卽山種茶酌以烹之品其等爲第四邑人尚書楊麒讀書於此因取以爲號一曰騰脂井以土赤名

石穴水

蜀黔之水都出石穴處州東十里龍泉或一日一漲或三日一漲消則清漲則濁人莫能測若京師玉泉之甕山我湖之廣茗山自趾及頂在在從石罅溢出而草繫之又不必穴也

品水

黃諫字廷臣臨洮蘭州人正統壬戌及第三人使
安南却餽陞翰林學士作金城黃河二賦李賢劉
定之皆稱美之好品評泉水自郊畿論之玉泉爲
第一自京城論之文華殿東大庖厨井爲第一作
京師水記每進講退食內府必啜厨井水所烹茶
比衆過多或寒暑罷講則連飲數杯曰暫與汝辭
衆皆譁然一笑石亨敗以鄉人有連謫廣東通判
評廣州諸水以雞爬井爲第一更名學士泉諫博

學多藝工隸篆行草而尤長八分後詔還卒於南
雄

禁城中外海子卽古燕市積水潭也源出西山一
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滙爲七里灤紆迴向西
南行數十里稱高粱河將近城分爲二外繞都城
開水門內注潭中入爲內海子繞禁城出巽方流
玉河橋合外隍入於大通河其水甘冽余在京三
年取汲德勝門外烹茶最佳人未之知語之亦不
信大內御用井亦此泉所灌真天漢第一品陸

羽所不及載至京師常用甜水俱近西北想亦此
泉一脉所注而其不及遠矣黃學士之言真先得
我心

南中井泉凡數十餘處余嘗之皆不佳因憶古有
稱石頭城下水者取之亦欠佳乃令役自以錢雇
小舟對石城棹至江心汲歸澄之微有沙烹茶可
與慧泉等凡在南二十一月再月一汲用錢三百
以此自酌人或笑之不恤也

俗語芒種逢壬便立霹靂後積水烹茶甚香冽可

久藏一交夏至便迥別矣試之良驗細思其理有
不可曉者或者夏至一陰初生前數日陰正潛伏
水陰物也當其伏時極淨一切草木飛潛之氣不
能雜故獨存本色爲佳但取法極難須以磁盆寂
潔者布空野盛之露一物卽變貯之尤難非地清
潔且墊高不可某年無雨挑河水貯之亦與常水
異以不及遠矣

又雪水臘水清明水俱可用但雪水大澹取不能
多惟貯以蘸熱毒有效

家居苦泉水難得自以意取尋常水煮滾總入大磁罇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潔開罇受露水三夕其清澈底積垢二三寸亟取出以罇盛之煮茶與慧泉無異蓋經火煅煉一番又泥露取真氣則返本還元依然可用此亦修煉遺意而余創爲之未必非水經一助也他則令節或吉日雨後承取用之亦可

石名

鄭磁之青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斑石洛水之石

卯吳越之奇石此宋所採者 國朝白石採之近
畿之大石寓宋時未入版圖班石取之徐邳二州
顯陵之役棗陽出白石若神啓之云

奔石

昔有神人驅石之海祝曰蒼蒼爲牛鑿鑿爲羊羊
牛來斯曰驟而驟石皆羣奔鞭之流血既出谷遇
老荒問之見吾羊否媿曰奔石也羊吾不知又問
見吾牛否曰奔石也牛吾不知神人曰惜爲汝道
破因絕不見惟羣石存焉

碬石

寶慶府東五里康濟廟有一石約長五尺濶一尺四寸厚一寸五分中穿爲竅置鐵索懸架以爲碬擊之有聲嘹唳聞五里上有二線紋相傳昔有漁者兄漁于江獲金片以歸兄弟爭分遂化爲石因昇廟中

津石

宋元祐中韓相國玉汝帥長安築通津大石梁督責有司急鉅石無所出忽夜夢一文面人自薦曰

吾可應命詰其所來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居其所以齊封人辱吾文面之垢若干年矣倘起吾泥塗磨洗吾垢與今相國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涉者非吾之至幸與明日抵某所果見一窰碣在泥中

楊光遠碑

五代時事

丈之應所科磨其刻舉至津所柱于津

而梁落成

石婦

廣平府城東庄有二石婦俗呼爲石婆婆其一折腰庄人相傳夜有一婦人入人家竊飲水漿防者

以刀中之亦不知爲何物也明且視石人其一腰
下雨斷遂以爲異咸來祈子元旦濃抹臙脂焚香
拜禱頗有驗遂構亭以居云

娥石

漢彭娥時遭亂娥方出汲間賊至棄汲器走還與
賊遇賊縛娥出溪邊將汚之溪邊有峭壁娥呼曰
皇天有神否我豈受汚於賊奴之手遂以頭觸石
者再山忽開數丈娥卽趨入賊急逐之山復合賊
皆壓死娥遂不知所在遺下汲器化爲石形似雞

山曰石雞山潭曰女娥潭

醒酒石

李德裕醒酒石在河南長春殿南色微青今改曰
婆蘿石作亭覆之因以名然不若仍舊名爲得大
凡古人命名政不必易

五丁石

五丁石道在漢中府褒成縣境漢永平中司隸校
尉陽厥又鑿而廣之

太湖石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叅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時宋史軼不傳公崑山縣人韓侂胄用事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纍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瞻仰其冢間大石尤奇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詭類韎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歸震川先生得之記云公我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復如對公前十年於間

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
漢大將軍兵至闕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
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于
西垣云

朱勛進太湖石昇者千人徽宗封曰盤固侯

惟石

英德江中有怪石爲患衆神之創廟祀焉霍渭厓
毀其廟未幾雷擊去其石洪濤驅沙江爲安流清
遠飛來峰有虎患霍移文山神虎遂絕今其文豎

寺中世呼驅虎碑

廟石

石船石帆鐵屐鐵屐郡國志塗山有石帆長一丈
云禹所乘者十道四蕃志聖姑從海中乘石舟張
石兜帆至此遂立廟廟中有石船船側掘得鐵屐
一量寰宇記宋元嘉中有人於石船側掘得鐵屐
一雙會稽記東海聖姑乘石船張石帆至二物見
在廟中蓋江北禹廟也

田州石

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且卽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盧蘇等旣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

劍門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

南宮舊物

壺中九華石此東坡題識高不能踰指廣僅周尺
噴岫嶮怪山立九峯相屬如神劊鬼斲米南宮舊

物後入嚴東樓家尹洞山有記

石碣

弘治初廬州府店埠東北居民修橋掘土得小石
碣一長可三尺許上鐫慎縣界三字背刻少避長
賤避貴六字

石箭石鯨

文王射于豐有石箭一枝長二丈五尺圍四尺七
寸見存因名曰文王山其對峙者曰武王山今在
同官縣內

渭水石鯨長二百尺

石光射人

正德六年桐君山下傍江有石發白光皎潔閃爍
圓大如簾箕每日自巳至未射人目燭數里遠近
皆往觀如是者彌月而止

石人賭錢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旁卽今衛治是
也忽一夜守宿軍聞人賭博爭聲趨而視之乃石
人得錢數千次早聞于郡守閱視庫藏鎖鑰如故

而所失錢如所得錢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嶽廟等處其怪遂止

石青

永樂十七年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淨沙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失之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來進

文石

王之輔新城人大名同知壽工興督採文石於

黎陽鑿地無所得有田父言丙夜見火光燭地狀如星隕且往視之文石在焉得萬餘方

獻石

屠丹山太守父松憲公好治魚池及丹山母憂時將鑿池以悅其意而未得也一夕夢神人謁曰吾當獻之覺而大驚異已而于居之乾隅購得隙地因鑿池得石多且巨又瑰奇可愛歎曰夢徵矣殆天意乎乃卽池爲山名曰天賜巖構亭于池前曰樂親亭云

端溪石

端溪舊石久不可得萬曆間採珠內臣至其地測
舊坎水深數丈用皮囊絞至百日水盡人縋而下
拾取鑿成零塊頗多水忽大至縋者亟上得免時
憨山和尚在彼覓得致王損菴五六方大者長尺
餘高半之召匠依古式琢成董思白題識細潔瑩
淨宛如碧玉天然奇珍可愛

社義立石

黃裳字迪吉番禺人在政和時修縣誌論社所以

主石之義曰社祭土主陰氣也夫陽氣積而成天
故其精爲星陰氣積而成地故其精爲石石擊則
星出陰動生陽也星隕則化石陽變爲陰也土爲
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社以石爲主時稱其善
論

無字碑

泰山頂上有無字碑色碧文理極細高可三丈每
面六尺唐高宗乾陵中亦有之乃于闐國所進

癸巳碑

龍泉關壇山石上有吉日癸巳碑乃周穆王所刻
筆力遒勁有劔拔弩張之勢今移贊皇儒學儀門
內

韓文公碑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
玉硯象鞭精緻鄭綱出鎮時林靄守高州獻銅鼓
面闊五尺臍隱起海魚蝦蟆周币今藏廟中宋真
宗賜南海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
焉

汾陰碑

宋真宗祀汾陰立碑石今在榮河縣察院東高丈餘濶三丈光澤堅厚上鐫二聖配享銘俗稱蕭牆有鐵人四高各六尺在碑前蓋頂焚爐之具后土祠東獄祠鐵柱各二

什碑起立

南宮縣有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祠頽碑仆山陽劉安爲知縣率僚屬祈雨至祠下見碑非數百人弗能起告于神曰神如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

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碑起立安以銀觚奠
神就付諸廟中因具上聞且請新其祠詔許之召
工薙草萊增基址興版築掘地獲錢六十萬緡遂
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成正統辛酉春安慨科目
久乏人乃割俸資市巨木送學宮語諸生曰吾以
科目望汝輩不負吾所望者當以此木表其坊是
秋白圭鄉薦舉進士歷官巡撫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遂以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坊又出俸金厚贈之
自是人才輩出科目有人後同官于浙師生僚友

各盡其道云

什碑生杏

司馬溫公之葬也勅蘇子瞻爲文御筆題曰清忠粹德之碑至黨禍作什其碑有杏生于斷碑之罅盤屈偃蓋擁其龜趺金皇統間夏邑令建祠入元凡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隣益加封殖繪圖傳之

勒石題名

勒石始于李斯題名始于漢文翁禮殿三碑止題

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
官方而司馬溫公諫院記則用文矣

禁立碑

劉宋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以爲立
碑者宜上言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幾可防過
無徵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遵行至隋唐凡立碑者
皆奏請至五代而弛今之立碑者彌而普天若行
此例悉摧作階砌亦快事也

詰龍浮碑

歐陽公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安永豐之瀧岡蓋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歐陽子官於秦而歿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官於隨歐陽子年二十豫隨州貢二十四登進士歷任多在中朝及江北年四十六太夫人卒歸祔崇公之兆葬後還穎嘗於青州刻瀧岡阡表以歸舟泊采石夜夢神人從公假觀阡表明日水裂舟危公悟投碑於江黃山谷爲文詰龍項之靈龜湧碑出沙溪浴中有龍王點跡數行如錢取置西陽宮爲亭覆之後宮

火獨碑亭無恙

擲碑熄火

靖康元年尚書省火延及各署折省中石碑擲火
中遂息隆慶元年南城縣治火僉事張祉往視亟
令人拽石碑入火中亦頓息張蓋熙宋事投而試
之果驗豈氣有所制石火亦不免抑事之偶值者
耶

乞碑

去思碑與題名碑凡負時名執法有功蹟者必經

磨窆更以淺深爲高下國子監則姜鳳阿寶吾郡
則萬太守雲鵬姜不過奏增監生坐班日月耳恨
之如此萬一時勁吏千古豪其名窆至寸餘蓋
補而復磨故深乃爾近則陳筠塘幼學其有以朱
筆添花者則某公也

碑神

越雋道上一石碑高三丈許中有大唐地界四巨
字苔蘚繁如虬龍獨繞字傍若巧避下有青石方
潤可二丈滑淨若人素所履者時有神鬼出没人

至憇且立者必有禍一老叟過而悅之坐石上良久出酒肴解榆菴酌而且歌其菴甚精非世間物有神人自碑躍下笑而揖曰今日之飲樂乎老叟與對坐飲且數杯慷慨縱譚曰別三千年不謂相遇於此又曰已被此子覩見去去非久留地也遺一器飄然上昇有樵者隱叢薄間遙見亟趨至器中尚有餘瀝刮入口覺精氣勃勃自踵貫頂歸家不復思食後辭家不知所往

供御菴

唐曹王臯有巧思精於器用爲荆南節度使有羈
旅士人懷二椀求通謁先啓於賓府觀者訝之曰
豈足尚耶士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臯捧而
歎曰不意今日復逢至寶指其剛勻之狀賓佐唯
唯或腹非之臯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拌自選其
極平者遂重二椀於拌心以油注椀滿而不浸溢
蓋相契而無際也臯曰此必開元天寶供御椀不
然何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在黔得於高力士之

家

白紬帳

安祿山昵吉溫溫還朝敕吏設白紬帳于傳慶緒親御而餞之此時正極奢靡而以白紬爲重豈紬一時獨出而貴或北方所少耶今宦塗以爲常物帳用至錦綉矣

人輿

三代時人主乘車皆負以馬故曰輅車乘馬惟桀用人輦謂之不道至穆王猶用八駿漢黃屋左纛襲秦之舊當必用人然未及臣下也東漢陰就始

用人爲井丹所叱唐宰相皆乘馬武元衡被刺馬
歸始知之裴度馬上被砍毳裘厚得不死猶斷鞅
而去張弘靖以宰相鎮幽州用人輿出入將士劍
見且駭且怒馴至於亂是時朝官出使皆乘驛馬
間有乘擔子者夫皆自雇然惟宰相至僕射致仕
官疾病者得乘之王荆公在金陵乘驢有進肩輿
者怒曰奈何以人代畜朝臣有賜者力辭乃受南
渡時行在百官皆賜汪淳溪有謝表然止肩輿秦
檜入朝施全刺之瑄褻厚不得入則幃轎矣今制

兩京文武三品以上乘轎雙棍引前四品以下卽
少詹僉都祭酒皆乘馬用雙棍京師人謂之馬棍
甚厲若乘轎則棍反拖後不得施矣在外自大吏
而下皆給馬武官勲戚皆乘馬惟年老公侯拜三
公者賜轎內相掌司理東廠者如之亦必 欽賜
今南中無大小皆乘轎惟有四人兩人之分猶曰
留都稍自便北京亦用肩輿出入卽兵馬指揮若
衛經歷皆然雇直甚賤在外惟典史乘馬恐不久
亦當變矣

有部使者王化按浙一舉人冠員帽入謁王問曰
此冠起自何時對卽起大人乘轎之年王慚反加
禮焉蓋前此外官三品用幃轎部使者止乘馬故
也

織錦劄

書劄至用銷金大紅帖奢已極矣聞江陵盛時餽
者用織錦以大紅絨爲地青絨爲字而繡金上下
格爲蟒龍蟠曲之狀江陵見之嘻笑不爲非也江
陵振厲有爲不甚通賄賂獨好華整人以此求媚

理或有之要亦駭甚如此權勢何不率先儉樸而爲人所窺乃爾

習套科禁

宋末東帖虛套有學際天人卽膺召用台候神相等語又有場屋喧譟之禁今有大台柱大柱國卽宮詹卽開府卽銓省恭候台福等語習爲固然而場屋喧譟沿以成風日甚一日然所司秉公者亦自帖然卽此可以觀事可以觀人矣

告示

前在京中過安福衛衛見兵馬司告示大于巡城
御史後歸家見驛丞告示大于知縣乃富翁之告
示僉以朱筆縣之通衢蓋人之不自分如此而風
俗紀綱可槩見矣

京師老嫗

京師惟內官婦人遇轎不下馬不引避宋栗菴太
宰轉長安街一老嫗面衣不避隸人誤以爲男子
呵而觸之媼露面指太宰面叱曰我在京住了五
十餘年這些見了千千萬萬罕希你這蟻子官從

者失色無如之何亟前行老媪亦不顧去太宰到部笑語同寮曰今日悔氣空受了老婦人一場大罵同寮問故語以狀又大笑曰也不是蟻子了聽者俱失笑嗟乎此婦人眼界亦不小矣

施錢

乘輿濟人孟子以爲小惠今有大臣行長安街携錢以與丐者每一出丐攀號求施纍纍綴行不絕彼自色得人亦豔而稱之不知於政體有當否卽不能平天下獨不能如先朝姚文敏奏令五城收

卷之三
四三
養活人耶比余官南中亦有大老行之者數以諷
余余不應此老亦悟雖行之自若然輒令圉人曰
勿令朱爺見